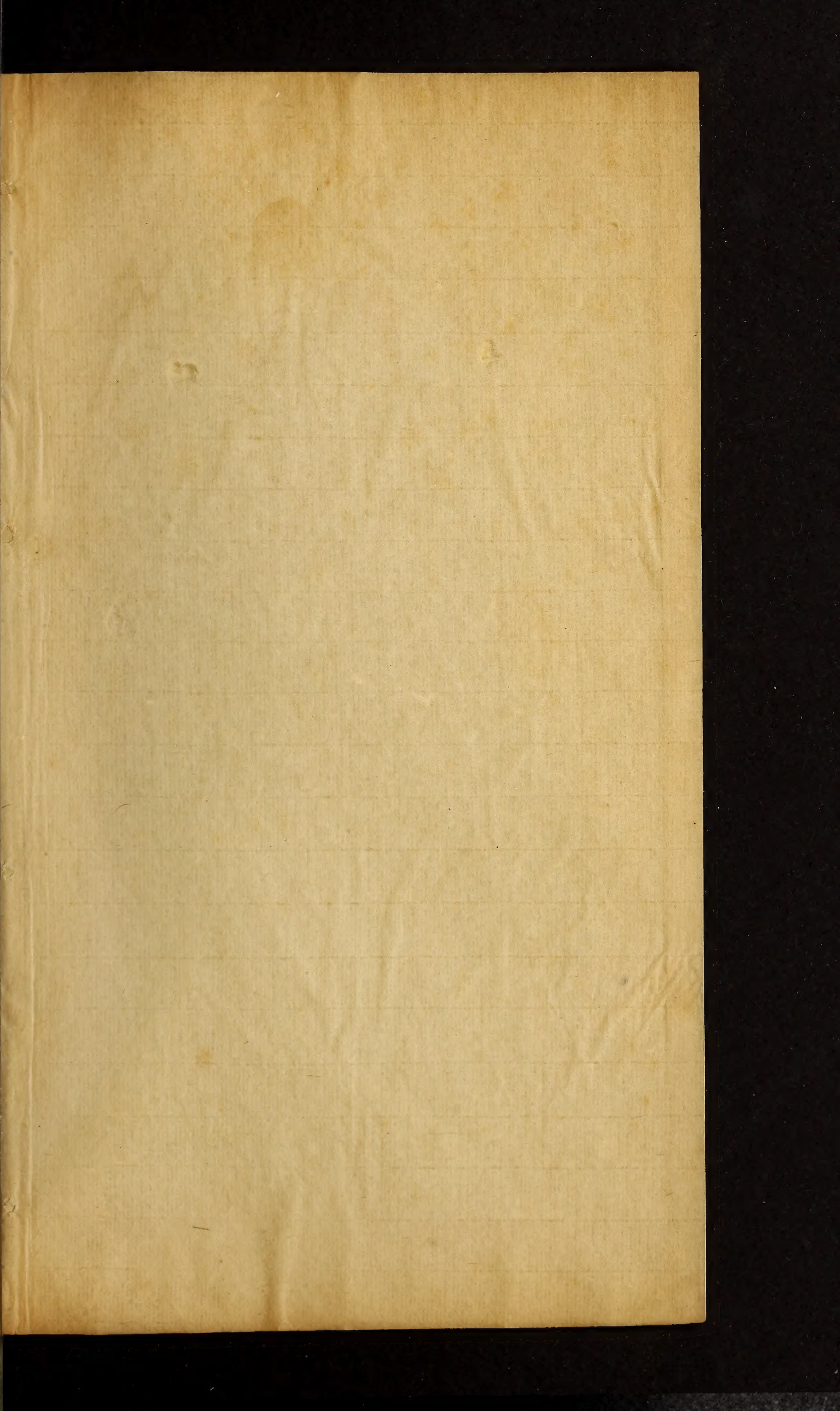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特築室無成亦且小人得以生計此失策之大者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一

唐

文宗皇帝

丁未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冀州蓨人。為忠武節度。貞元十年。以陳許節度使。

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是。忠武帥王沛許州人。卒。裴度韋處厚始奏用高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葬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西北。

八月。兗海節度使李同捷叛。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畧本王日簡。賜姓名。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朝廷經歲不問。全畧卒于寶歷二年三月。敬宗持詔不下。及上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搆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已而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詔削官爵。命烏重允王智興等。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畧為婚。獨

以資財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憲誠爲無二心。會憲誠遣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時烏重胤屢破同捷兵。王智興亦奏拔棣州。會重胤卒。以李寰代之。寰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詔以寰夏綏。以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戊申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對策極言其禍。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

復門戸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于前。當治于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虞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已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下臨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考官散騎

考官既歎賞蕡策乃以指斥宦官擯棄弗錄衡鑑之公安在諫官又復爲執政所抑鉗口不言紀綱於是掃地矣

常侍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字公美濟源人）李郃（字子元道州延唐人）杜牧（字牧之佑之孫）崔慎由（字敬止融之孫）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滅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節度幕府御史）

秋九月詔削王庭湊官爵命諸軍討之

庭湊陰以兵助李同捷乃下詔罪狀庭湊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時同捷軍勢日蹙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

宰相敘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燮理謝安自命風流於是不親案吏不視細事名尊相體實隳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楊國忠輩擅權通賄由於委任非人以彼貪憸性成當日即不兼瑣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

栢耆自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

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逕逼魏州。義成節度使李聽討破之。志紹奔鎭州。开宵峯。舊書作亓。音其。皆姓也。未知孰是。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以路隋同平章事。

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于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己酉 三年。春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於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栢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

且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勵用命之士哉

入滄州。以事誅洪。收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之。者斬同捷傳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爲已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貶耆爲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卒。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靈武人）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字得仁。後更名孝章）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

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八月。遂以進滔爲節度使。以殷侑陳州人。爲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

滄州乘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户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户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

元穎暗事召釁誠不足惜然蠻人已襲陷諸州而不聲其內犯之罪乃因表誅節帥爲之汲汲貶逐措置若此河北賊尚可去哉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巓遂謀入寇初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弄棟節度使嵯巓殺之立其弟勸利勸利死立其弟豐祐豐祐趫敢善用其下會杜元穎爲治無狀嵯巓遂謀入寇勸龍晟異牟尋之孫弄棟漢縣南詔于此置府今日姚州爲姚安府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巂戎邛州戎州唐置今四川叙州府是餘注俱見前詔發近鎮

兵救之。嵯巔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三月。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平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纔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

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

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

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

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寃及叔元激怒亂軍之罪

上始悟以温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造行至褒

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

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旣視事饗士

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

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唐置今肇慶府德慶州是

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

陘北沙陀沙陀保神武川在陘嶺之北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

伏公綽至鎭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夏六月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字慶臣史不詳何所人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

九月以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

德裕在蜀治績實出杜黃裳韋皐之上獨以門戶恩怨之見牢不可破是以壁畫雖中機宜而舉措動多隔閡況宗閔僧孺輩乎於此見黨人之禍人家國可爲深歎

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鎭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鎭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申錫引用王璠不密實成
固皆自貽伊戚特是文宗
既與謀誅宦寺方且寄以
腹心乃反間一行遂隳其
術而不悟甚矣其憒憒也

辛亥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帝之弟)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字魯玉元和初進士)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

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

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給事中李固言字仲樞趙人諫議大夫王質字華卿通五世孫補闕盧鈞字子和藍田人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重况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于貶所開成初詔復官爵

秋八月以崔鄲為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鄲訓卒治兵作蒙衝戰船也追討悉誅

之初鄭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鄭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慓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注見前來降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維州城本姜維故壘在高碉山上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養馬蔚茹川亦曰葫蘆河出今固原州西南北流至寧夏府入黃河元和志蔚茹水在蕭關縣西一名葫蘆河上平涼阪萬騎

縛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發明曰。維州之降。司馬氏光既是僧孺。而胡氏寅又復非之。此如訟牒紛挐。孰從而折衷哉。夫維州實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幸而德裕展布方略。悉怛謀擧衆來降。固非其他招納叛降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審此。則牛李之是非決矣。

壬子

六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右補闕韋溫字弘育。貫之兄綬之子。言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冬十月。立魯王永爲太子。帝長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左右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

杜悰欲用一官羈縻德裕此特為宗閔畫策平憾耳

蓋德裕曰朝夕可望入相豈輔以知舉與御史大夫爲重哉蓋德裕之意以悰爲宗閔謀主故僞爲驚喜寄謝甚殺其傾陷之計史家乃謂德裕實艷羨科第情態何異癡人說夢然德裕之機詐實亦可鄙矣

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爲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寖中止

癸丑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

中書舍人汝士（字慕巢）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又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以鄭覃（珣瑜子）為御史大夫。

書稱威克愛克，固行師不易之論，而推之控馭外夷尤宜。觀載義以二卒守門，回鶻即不敢犯令，其勝嚴兵防衛遠矣。無識者約束所過州縣逢迎供頓，惟恐傷之，損望長驕，何足以言治體。

初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皆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月宣出（不出宰相進擬從中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宜出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未幾宗閔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詔諸王出閤停進士試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

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議

者以爲幽閉骨肉。虧損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于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既而德裕罷相。進士復試詩賦。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罪言。大畧以爲。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

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畧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圖自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猶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賞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

自專恩臣敕使送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皆曰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爲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爲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耳彼爲相者安得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哉　跳身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謂貶爲刺史也

九月以鄭注爲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爍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款字言源長慶初進士閤內奏彈注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

匿注于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欵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爲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後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舉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于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何如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

臣四上表竟不受。

上有疾。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八年春二月。壬午朔日食。

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字藏之隴西人。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已而以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仲言以武昭事獲罪。具見前。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逢吉由山南節度留守東都。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于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仲言之惡著于心本。猶言心根。安能悛

改。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别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禀宰相意邪。鄭肅。字文敬。滎陽人。韓佽。字相之。長安人。閣老。唐兩省官相呼之稱。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及是。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以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仲言尋改名訓。

十一月。王庭湊死。子元逵自知成德留後。

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二語似矣然邪正固不容不別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爲略正矣至其朋黨惡習何嘗不爲當時之害

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已而以元逵爲節度使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先是德裕見上請留京師上以爲兵部尚書及是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以王璠爲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泄宋申錫之謀事見前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乙卯九年春正月浚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夏四月以李德裕爲賓客分司路隋罷

初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為鎮海節度使不得面辭而去德裕尋復貶袁州長史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徵逋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以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鄭注故上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循州興寧人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此語出于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

訓注開陳方畧未嘗非當時急務故言之足聳聽聞特二人皆姦邪無實所行不逮所言且復伐異黨同睚眦必報始則罔上以行私既乃僨事而誤國是知以言取人未有不爲僉壬所愚者

毀之于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虔州。唐置。今江西贛州府是。以李固言爲相。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爲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李德裕。路隨。李宗閔。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時人皆言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于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遂貶封州司馬。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封州。唐置。今肇慶府封川縣是。

以鄭注爲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珏爲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至是。以注爲工部

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珏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日爲二李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陳弘志伏誅。

時弘志爲興元監軍。李訓爲上謀討元和之亂。憲宗之崩當時皆言陳弘志弑逆事具前召之。至青泥驛。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北青泥嶺上。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爲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于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于遠

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榷茶使。

先是。涯請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及是上問鄭注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以涯爲使。其法籍民茶園。而量給之直。官自造作。人甚苦之。後注敗。遂罷。

殺王守澄。考異曰。按唐書。王守澄。陳弘志二人之罪惟均。然弘志之死。封杖殺之。故綱目書伏誅。至于

守澄則陰遣酖逈之。而又加贈其官。故綱目書殺。今依綱目。

訓注爲上謀誅守澄。先授守澄神策觀軍容使。尊以虛名。實奪之權。至是。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于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

自古宦官之禍至甘露之變而極注訓合謀各懷私見既挾要功之意復無禦變之才築室道謀宜其敗耳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猶不足爲若輩責也

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元和中進士。）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宣州人。）知京兆府事。韓約（朗州武陵人。）爲金吾衛大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謀。幷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未可宣布。上顧

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左仗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官卽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六百餘人諸司吏卒

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爲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

皆死孩穉無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除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頼之

十二月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注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

元賞擒杖軍將頗著風力亦末流之錚錚者士良雖

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趣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

强橫據理直折彼固莫如之何因服往見又何爲哉

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仇士良魚弘志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刼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

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可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三月。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李宗閔之黨。]爲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又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于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覃篤于經術。上甚重之。

秋七月。以魏謩[字申之。徵五世孫。]爲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卽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于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

公權以敢言著。聞文宗亦嘉其風采。然彼時宦寺弄權。朝臣植黨。未聞有所糾彈。則亦杜欽谷永之流耳。區區不說澣衣托詞箴諫

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蕃後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蕃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嘗觀之。對曰。此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蕃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丁巳二年。春三月。彗星見。

彗星出于張。長八丈餘。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于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中書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世家潁川同平章事夷行性介直同位多相牴牾獨與鄭覃善每議政事嘗助之是冬李固言罷爲西川節度使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在今西安府學內

初鄭覃奏經籍訛繆請令儒臣校正準後漢熹平故事蔡邕書石經事見前勅石太學從之既而覃以宰相判國子監奏以起居郎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等勘定文字旋令上石至是始成考舊唐書鄭覃所立石經官校字體有乖師法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即今西安府學石經是也天

前盜殺武元衡，以許孟容一言，尚令窮捕，茲則忍擊相臣，直同兒戲。且彼謀自出藩，此則釁由奄豎，每況愈下，國事何可問乎

祐中。韓建改築長安新城，石皆委棄城外。宋元祐中，呂大防始移今學。年歲久遠，剝泐殘闕，後人別爲摹補刻立小石于碑旁。開成舊本，所存什之五六而已。

戊午 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字繼之，於陵子。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爲荊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時宦官恣橫，李石忘身狥國，故綱紀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入朝，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于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詔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以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進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織人。鼎以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覃等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素與嗣復珏善。固言既罷。引二人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蜂起。上不能決也。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鎭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

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已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紫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其言遂詔諸道皆勿以祥瑞聞

秋八月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奏聞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于流涕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神策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通鑑考異曰太子永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秘外

八莫知其詳。
故第云暴薨。

吐蕃彝泰贊普死弟達磨立

彝泰多病委政大臣僅能自守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諡曰文忠。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卒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陳夷行並罷。

大和政事已成尾大不掉夷行所陳深中時弊覃珏等不知以國事爲重而各懷私心言言傾軋朝政不綱正坐此輩庸臣所誤嗣復之因勢中傷尤爲奸險文宗毫不知昏昧殊甚矣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始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秋七月以崔鄲郾之弟同平章事

鄭覃陳夷行既罷鄲以太常卿入相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穆宗第八子）爲嗣上謀于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爲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往來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回鶻相掘羅勿弒彰信可汗

掘羅勿引沙陀兵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武宗序非當立。且甫立即殺溶及成美。雖士良等欲以此為功。而武宗之殘忍亦甚。卒之享國不長。其子亦不得立。可以觀天道矣。

庚申五年。春正月。帝不豫。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瀍。穆宗第五子。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帝崩。瀍殺成美。遂即位。是為武宗。考太弟之立。仇士良魚弘志所為也。綱目于提綱不書士良等矯詔。而分注載之。綱與目義例不符。今依唐書帝紀改書。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瀍為太弟。成美復封陳王。越二日上崩。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太弟遂即位。時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

可刑。若其有罪。何日何晚。又不
聽。裴夷直。字禮卿。河東人。

秋八月。葬章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天乳山。

史臣曰。文宗恭儉儒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
然仁而少斷。宦官擅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
云。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于是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五月。嗣復
罷。以崔珙同平章事。八月。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
李珏亦罷。崔珙。博陵人。于上曰。致理
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
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
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
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
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
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
始疑。于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
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

誠能愼擇賢良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冬十月黠戛斯前注見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没斯欸塞求內附

黠戛斯部落卽古堅昆唐初結骨也注俱見前乾元中爲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旣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爲所敗廬駁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

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字汪。彭城人。屯雲迎關唐書地理志單于府有雲迎關。單于府。今歸化城是。以備之。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重順尋爲節度使。賜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中官蔭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與中敏裴璘皆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爲主持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謂甚矣

武宗皇帝

辛酉會昌元年。春三月。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珏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

明罰飭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安得姑容嗣復及玨如果謀廢立實為法所不容特以言出士良讒搆其情尚近曖昧耳杜悰作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作既長立既久遂可不恤明慎乎見聞錄載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遇賊棄城事欲為開貸其死所傳光為悖理向已深斥其說而其手滑二字實即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並著之

入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玨既罷士良屢勸上除弘逸等于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玨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時陳夷行方復相是月夷行以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德裕乃與夷行及崔珙崔鄲三上奏請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嗣復玨二人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玨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歸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

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
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
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
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
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
哉上善之。

上受法籙于趙歸眞。

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先是回鶻諸部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及是天德軍使田
牟弟布之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

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已而嗢沒斯誘殺赤心擊走那頡啜率所部來降詔以嗢沒斯爲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爲歸義軍赤心那頡啜俱見上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范陽人討平之詔以仲

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奏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鎭萬一不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七鎭唐書地理志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航七鎭居庸關亦曰軍都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即呂氏春秋九塞之一于是李德裕奏行泰

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已而以仲武爲盧龍節度使

十二月遣使慰問太和公主公主下嫁回鶻事具前回鶻烏介可汗先是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時朝廷未之知李德裕請遣使齎詔詣唱没斯訪問公主所在從之及是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黠戛斯達干殺之以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册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上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

亦須且于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接應。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册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

壬戌 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先是崔鄲罷爲西川節度使。及是紳由淮南入朝。遂相。

以柳公權爲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

三月。以劉沔爲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鄘之子。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

上信任李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于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于樓前諠譁。德裕聞之。自訴于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

秋七月。以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同平章事。

陳夷行罷。遂以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注見前。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州。唐置。今山西大同府是。詔諸州發兵。俟來春討之。

九月。以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弟。）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病衰。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以高少逸（渤海人。）為給事中。鄭朗（字有融。覃之弟。）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畋稍頻。出城太遠。侵晨夜歸。萬幾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

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遷遷以賞之

吐蕃達磨贊普死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史闕其名）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邪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因援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綝妃佞相爲名舉兵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癸亥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徐州帥）沙陀朱

邪赤心執宜下。後賜姓名曰李國昌。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氈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詷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于殺虎山。即黑山。在今歸化城界。可汗被創遁去。保黑車子族。室韋別種。在突厥北。善作車帳。故以為號。雄迎公主以歸。已而公主至京師。詔宰相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二月。庚申朔。日食。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先是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

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廣威暢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末矣況遠尋苗裔傅會支離尤失敕命之體且即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貴德裕頗擅文辭且自詡能使異域恭約執禮而立言謬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令蕃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于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册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貢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絹市。黠戛斯未嘗有功于中國。豈敢遽求賂遺。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册命。上以爲然。乃以趙蕃爲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謂李廣）之後。可汗乃都尉（謂李陵）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且遣趙

蕃貽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上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當時不與言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答詔嚴切。竟令執還。蕃帥即以此降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在宥州西。故有是命。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可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鎭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卒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謀于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鎭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眞成

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鎭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鎭。但得鎭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謂邢洺磁。）委兩鎭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鎭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略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稱其語

册命速則軍情固征討遲則軍備修武宗於虞龍之遣使則遲之灤澼之用兵則速之舉措一中竅會而

切要曰當如此直告之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先是崔士康表至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者都押牙郭誼兗州人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于救死耳非素心狗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于是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子栖曜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册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受詔即日出師屯趙州詔又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功節成可以見審幾慎動之要

士良數語足盡自古刑餘蠱惑伎倆然前此文宗甘心受制莫可如何至武宗雖外示尊寵而不得不自乞罷退益信竊亂之本惟在馭以英斷而權不下移更無餘事也

五月。以崔鉉字台碩。元略子。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字禮玉。萬年人。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築望仙觀于禁中。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姓没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于鄯州本唐地。没于吐蕃。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寛厚沈勇。有謀略。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于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已而婢婢擊恐熱。大破之。恐熱單騎走歸。尋復擊婢婢。又大敗。于是婢婢傳檄河湟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獲也。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以石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歸曰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

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爲副。因以代之。已而雄代彥佐爲節度使。受代之明日。即踰烏嶺破五寨。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眞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分將士。故士卒樂爲致死。烏嶺。山名。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北。與澤州府沁水縣接界。

八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宰智興子。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三國魏縣。今屬廣平府。平恩。漢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先是。王元逵擊敗昭義兵。拔宣務柵。在今順德府唐山縣東北。以宣務山名。詔加元逵同平章事。及是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

詔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聞宰將至。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時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攻陷河陽科斗寨。亦曰科斗店。在天井關南。天井關。注見前。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有疾。李德裕請以王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從之。茂元尋卒。宰遂進克天井關。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劉稹不加重賞。怨稹。密進款于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遣諜告宰。許爲內應。事覺。爲稹所殺。

冬十月以劉沔爲義成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

沔與張仲武有隙。沔破回鶻獨迎太和公主以歸故仲武疾之。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故徙之

甲子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沛之子）奏乞益榆社（隋縣今屬山西遼州）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在大同府西北）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舊制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自河東徙義成）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侄詣劉稹約爲兄弟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

罷兵。李德裕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兖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于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至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貲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柳子。即柳林。在太原府太原縣東南。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都。并其黨斬之。

三月。甲寅朔。日食。

以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北。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

上從之。

以劉濛字仁澤。晏之孫。爲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即西安四鎮。見前。十八州。謂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

歸眞之不宜親近德裕剴切言之乃武宗溺而不悟自謂不爲所惑夫談道滌煩已違兢業萬幾之義未幾而學士除拜寵待過優馴至躭餌金丹詭稱換骨狎暱道流之害更不止妨及政事已也

俟今秋。

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眞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于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趣之。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字諭蒙。公綽子。）裁減。凡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于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悰既相。李紳罷爲淮南節度使。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少年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

問。請降于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請降于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于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字子彊。蒲州人。）為三州留後。上從之。并詔盧鈞乘驛赴鎮。（鈞先領昭義節度。）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

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事見前。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皆斬之。盧鈞素寬厚愛人。及是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

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所草詔。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輙如令。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北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爲循州長史。流李宗閔于封州。注見前。

李德裕言于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

儒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一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李甝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初。甘露之變。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

乙丑 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

義安太后王氏（敬宗母。）崩。（諡恭僖。葬光陵東園。）

夏。五月。以李回同平章事。

杜悰崔鉉罷。回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册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

詔以陝虢觀察使李拭充册使。拭未行。會帝崩。事遂寢。大中初。復遣使册之。

秋七月。丙午朔。日食。

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有常住之寺。蘭若。釋氏靜室。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鎭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入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九月。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冬。十月。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爲崇元館學士。

元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貶給事中韋弘質官。劉友益曰。不言所貶之官。史失之也。失之而書。病德裕也。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道。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

甚。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丙寅六年。春三月、帝崩。光王忱本名怡、憲宗子、帝之叔。即位。是爲宣宗。綱目作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徐昭文考證曰、武宗疾篤、旬日不言。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爲皇太叔。是忱之立、非由武宗。乃宦官也。且太叔之號、于古無之。考周懿王崩。父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當依此例。據事直書曰、帝崩。光王忱即位。以著藩王入承大統之義、而去宦官所定不正之名。今從之。

上疾久未平。以爲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上名瀍旁從水土所勝也。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爲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幼冲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决庶務咸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册既罷。上宣宗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尊母鄭氏爲皇太后。

李德裕罷爲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德裕既罷。遂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趙歸真等伏誅。

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六月。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爲一代。爲九代十一室。既而禘于太廟。禮院奏。祝文于穆。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秋。七月。回鶻弒烏介可汗。

烏介之衆。降散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弒之。而立其弟遏捻。遏捻哀殘部。仰食于奚。後張仲武擊奚破之。遏捻走室韋。餘衆爲黠戛斯所虜。回鶻寖耗

誡。

八月。葬端陵。在西安府三原縣東。

賀善贊曰。武宗天姿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攘羣夷。內平劉稹。然雖知惡釋氏。而仍信道流。則亦未得爲卓然者。

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以李景讓名後已澄之孫。爲浙西觀察使。

景讓在浙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其母鄭氏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

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鬢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冬十月帝受三洞法籙于道士劉元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二

唐

宣宗皇帝

丁卯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同平章事盧商。字爲臣。范陽人。帝即位初相。與御史中丞封敖。字碩夫。冀州蓨人。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字存之。扶風人。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宜如植奏。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室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爲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觀太尉顧我毛髮灑淅數語與霍光驂乘何異則德裕

詔從之。以植爲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于時。李德裕不之重。及是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以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文宗母。居積慶殿。故以是稱之。蕭氏崩。謚貞獻。葬光陵側。

夏。六月。以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

之取禍本其身自取豈待同列巧為排擯而宣宗猜忌[illegible]之失有不止于矯枉過正者矣

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illegible]奏其冤德裕[illegible]乃[illegible]及推[illegible]門戶而專威福[illegible]所當得柔立素為所斥乃以為之訟自得名然豈能欺有卓識者哉

日。有子乎。敏中以絢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絢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絢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于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奏江都令吳湘贓罪。盜用官錢彊取所部百姓。當死。湘。武陵兄子也。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字衮華。武城人。李稠。晉江人。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貶元藻稠。湘獄不復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納。訟湘罪不至死。為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奏狀如汝

納言。于是貶德裕潮州司馬。有丁柔立者。方德裕秉政時。或薦其清直可任諫官。
德裕不能用。至是。柔立爲右補闕。
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南陽尉。明年。再貶德裕崖州
司戶。德裕竟卒于貶所。

戊辰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書名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
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
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
卷。寘于案上。

太阿不可倒持宰相安得有權李唐中葉以後威柄下移政府擅竊成風恬不爲異雖以周墀䫤直聞尊澳語何爾愕然習俗移人吁可懼矣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字子斐貫之之子。）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謚懿安。葬景陵側。）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甚怒皥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皥竟坐貶句容漢縣今屬江寧府令後咸通中皥復為禮官伸前議乃始以太后配饗憲宗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絪之孫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尙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己巳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尙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夏四月周墀罷爲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鄭顥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子直方爲留後（直方尋授節度使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明年綝卒軍人復立張允伸爲留後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

唐自肅代以後河西隴右盡沒吐蕃及是雖因蕃亂請降版籍徒隸彊藩而田稅未歸司計則所云克復者亦虛有其名而已

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逐康。上思曾言擢爲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爲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唐末藩鎮親軍多謂之都。銀刀注詳後。）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秋七月。克復河湟。

先是。吐蕃三州（秦原安樂三州注俱見前。）七關（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峽。六盤。蕭。七關俱在平涼府界。）來降。詔諸道皆出兵應接。至是。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安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

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唐縣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鹽利（靈州有大小二鹽池）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是冬（西川節度使杜悰取維州）

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號以昭功烈

庚午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爲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族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

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先是周墀既罷以崔鉉魏扶字相之盈之孫同平章事既而馬植貶魏扶復卒于是崔龜從字元吉武城人及綯相繼為相龜從于是年六月先相

辛未 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字能之石之弟為夏綏節度使

党項屢為邊患上頗知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

妄誅殺虜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節度夏綏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党項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爲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爲南山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爲制置使兼邠寧節度使軍于寧州定遠城（注見前）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于銀夏境內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制以党項既平罷敏中都統以

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先是恐熱擊尚婢婢。婢婢遂掠河西。五千里間。皆成赤地。既而所部以其殘虐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于唐來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散。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注見前。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太子未立。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崔鉉對宣宗之言得于息事寧人而不達于政體矣妖賊悖慢猖獗非勦滅不足

十一月。以張義潮沙州人。爲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一旦帥衆被甲。譟于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瓜州唐置。今安西府是。餘注俱見前。至是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于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于沙州。以義潮鎮之。

壬申

六年春二月。雞山胡三省注。在蓬果二州之界。蓬果二州注俱見前。羣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胡三省注。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饑寒。盜弄兵

以申國威若徒藉口舌解紛反側何由得靖觀贄弘偏師直入一鼓成擒幺麽初無難盪之勢果何憚而不爲耶

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字子固晏兄子）。招諭之。潼言。今使羣賊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汝眞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丹陽人鄭太后之弟）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

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諴（字存之。構從曾孫。）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邊事。諴援今據古。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既而諴招諭党項。平之。）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謂恃宦官。）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諸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李璋。字仲禮。絳之子。）

宣宗之言實屬可鄙可笑夫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所為遲遲而不敢自昧從事正堯舜之志也若宣宗者直以帝位為奇貨且以其子為他人父安能有為天下得人之志乎嘗考以忠出自負者莫不以早建太子擇賢師傅教之為急務此無他蓋亦出於憂懼恐襲人言而不知世務亦出於貪邪欲圖後日之富貴而已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若因選賢教之即得賢則堯舜卑施之於丹朱商均矣且世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休既相。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休由是不敢復言。

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字可之。關東人。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願早降明詔。能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仍嚴禁私度

愈變而風愈下名位已定其不得者固不足論即有其賢之務取之者欲其遂迎忌之者欲其排陷古今之蹟章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豫豫以冊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設云一旦不虞將起紛爭蓋處置得宜雖不立亦如泰山之安若處置不得其宜雖立定亦有肘腋之患茲故悉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

僧尼從之。

癸酉 七年。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甲戌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罷元會。

先是左補闕趙璘。以日食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

宣宗於唐季世中尚可謂

少事。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以牛叢字表齡。僧孺子。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唐縣。宋省。故城在今陝州。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

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獵于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强盜數人。軍家（謂北軍宦者。）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尋除行言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柱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冤。

力操斷制者。故大中之初宦官不至肆行。使於其時蓄為控馭。盡罷羣閹兵柄。何至復有太和之變。乃僅與一二侍臣蒿目咨嗟。所謂築室道謀。事將何濟。且衣緋衣紫於朝臣章服。尚兩斤斤。而宦者則視同固有。威柄何由自主乎。

人君體察下情特擢循績未嘗非激揚吏治之一端然亦須核其平時實政以爲進退若僅以佛祠百姓禱留信爲賢令安知非巧吏授意乎下黠民貢諛其上耶後世守令去任門帖路碑幾成俗套使槪以輿論爲可據轉致公道隱而不彰其不爲白居易道旁德政碑之譏者幾希矣

乙亥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爲留後紹鼎尋授節度使二年而卒軍中立其弟紹懿

二月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上聰明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鄧州注見前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掣肘之弊而轉定失律并坐之條是欲去其蠹而反加之瘵也非抱薪救火而何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鎖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遜弟建之子。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事聞。貶朗州注見前。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

豪貴肆惡鄉士最爲蠹政
害民況輦轂間豈容恣橫
若富族抗租不問勢將獨

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勅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上不許但一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朗以御史大夫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內園使李敬實遇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橫絕謂橫度而過剝色褫其服色也南牙注見前

夏五月以韋澳爲京兆尹

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

於貧戶取盈其弊吏不可究極章溪執械杖吏請置於法按律正無可逭乃宣宗不但不治鄭光庇蘖之罪且爲奸吏寃轉乞憐史稱大中朝用法無私其然豈其然哉

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戶耳。臣不能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溪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

休屢以疾辭位。遂罷爲宣武節度使。

冬十月。以鄭顥爲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祗德先爲江西觀察使以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顥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劇務。遂以爲秘書監。

十一月。冊回鶻龐特勒爲懷建可汗

先朝詐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爲婚姻會昌姦臣遽加殘滅近聞已厖歷即厖特勒今爲可汗尚寓安西回鶻前爲黠戛斯所虜遺帳居山林間稍歸厖特勒特勒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俟歸牙帳當加册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遣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册拜可汗端章在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後回鶻復慶求册命乾符初遣使請其副會回鶻爲吐谷渾嗢末所敗逃遁不知所之遂還黑車子注見前嗢末本吐蕃奴部論恐熱之亂嘯合數千人居甘肅瓜沙間以嗢末爲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韋澳數語固足爲貪名位者下砭然爲臣者感激自效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爲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岐干進恐啓他人之疑爲說是特對甥自炫名高耳其所云造膝時事又誰見之而誰傳之

十二月以崔慎由字敬止融元孫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字啓之梁長沙王懿九世孫爲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卽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罷判度支

丁丑　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子仲郢允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鎭河陽

二月魏謩罷爲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宰相議事上前他相或委曲規諷魏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魏謩既出鄴遂相尋罷判度支

流祝漢貞于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眾工爲請曰程負

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元和志。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播弟起之子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畧。至安南。樹芀音力木為柵。徐昭文曰。交趾有芀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櫟木。最耐久。深塹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

魏晉以來分別流品致清濁混淆深爲風俗人心之害至唐而其弊始革崔愼由轉欲援引魏晉爲致理之資無識甚矣

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

以劉瑑字子全仁軌五世孫同平章事

瑑與崔愼由議政于上前愼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無以對

二月崔愼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于何得名愼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于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

愼由罷相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光弼之孫爲節度使討平之

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字至之上命李燧鎭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字思道倪從父弟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改授承勛討亂平之

以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同平章事

崔愼由旣罷孜以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

五月同平章事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六月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涿。通鑑考異曰。涿或作琢。新書有李琢傳。聽之子也。不云曾爲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琢也。爲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

先是湖南江西軍皆亂。逐觀察使。湖南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琮。江西都將毛鶴等。逐觀察使鄭憲。及是。宣州復亂。都將康全泰作亂。右補闕張潛上疏。言諸鎮致亂之故。畧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已而崔鉉以淮南節度兼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遣兵討平湖南。韋宙爲江西觀察使。以山南兵討平江西。徐商。

君子不惡而嚴乃尋常世故道論不可以語朝廷賞罰之正綯以宰臣庇私人而格詔命此何等事而僅以微文刺譏俾之汗下可乎且綯予以殖貨攬權至

字義聲。有功五世孫。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

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唐置。今福建建寧府是。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到官。竟以不職貶。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

道路有白衣宰相之目宣宗亦不之知史贊所謂明察沉斷果安在哉

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李遠字求古蜀人

十二月以蔣伸字大直又之子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次對官獨對宰相則同入對伸不諭尋拜相

己卯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字禮用休烈曾孫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

大夫妻乃更命琮尙廣德公主。二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爲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鎭徐州有能名。復以爲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卽位。是爲懿宗。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元伯等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授敕。將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中尉何不一見聖

人而出乎宗實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爲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卽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字殷衡元穎弟子同平章事

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賂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爲相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又蠻

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死。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册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

庚辰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孫愐曰。裘本仇氏。因避仇。改作裘。

初。裘甫攻陷象山。唐縣。今屬浙江寧波府。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漢縣。宋改曰嵊。今屬紹興府。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于是諸盜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畧者推劉暀。于廣反勇力

推劉慶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

聲震中原。

葬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司馬氏光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賀善贊曰。宣宗勵精求治。樂聞正言。用人惟已。往往有可述者。然嫡母以曖昧而不令終。國本以貪吝而不早建。議者每深病之。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祇德累表告急。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唐制。凡朝會。文官班于東。武官班于西。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

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各分左右爲北門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發諸道兵授之式至西陵（注見前）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其使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或請爲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

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先是。式除書下。裘甫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不決。及是戰敗。暀曰。嚮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輅等進士數人。悉斬之。時輅等皆衣綠。暀乃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式謂諸將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已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官軍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

王式當一浙積玩疲弊之後。整頓戎行。動中窾會。可謂不孤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設烽燧二事。亦能發韜鈐所未及。至以懦卒爲候騎。則不可爲訓。蓋偵候雖不專于戰鬬。然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者所能辦。且懦者若卒見面目。輒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搖動軍心。反致僨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爲軍行成法也

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盜賊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謂行軍所須。細大此期悉力謂當盡力應辦。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已而孜罷相。以畢諴同平章事。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德裕所短，乃在門戶標榜。至其籌邊料敵，相業頗有足觀，故非僧孺貽誚大牢可比。身後卹贈，何不失畧短取長之意。第劉鄴以建言爲父報答私恩，懿宗從之，是代黨人燭焰揚湯，何可爲訓。

右拾遺劉鄴（字漢藩，句容人）上言：「李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鄴父三復，以文章受知于德裕，歷官臺省，故鄴言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攻陷交趾。（考咸通初，南詔再陷交趾，一在是年，一在四年。綱目于是年不載，今依通鑑補輯。）

先是，安南都護李鄠殺蠻酋杜守澄，已而鄠越境收取播州。（大中十三年，陷南詔，非安南巡屬也。）杜氏宗黨遂誘羣蠻，導引南詔，乘虛攻交趾，陷之。鄠奔武州。（唐書地理志：邕管所領，有武州，後廢省。）明年，鄠收集土兵，擊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鄠失守，坐貶，以王寬爲經畧使。是秋，蠻復攻陷邕州。（初，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李蒙代

用斜封誅譴宰臣其出涓人指使不問可知悰既悉其奸正當延英面請以懲不軌庶幾有裨初政乃以中尉樞密得不自憂爲言與顧慮乎滑者同一調停伎倆此豈大臣之體

爲經略使。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邕州注見前。左右江。南寧江上源之左右江也。明史地理志。南寧府。鬱江在城西南。有左右二小江。來自交趾界。流合焉。其合處曰合江鎮。考左右江之名。始于唐時。蓋指南寧江上流之二江而言。今則以南寧之大江爲左江。柳州之黔江爲右江。段文楚秀實孫。

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于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爲先。

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秋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巂州遂不行

壬午十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復寇交趾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交趾經畧使王寛累表告急朝廷以襲代之

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援襄兵

勢既盛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言之畧曰元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爲道殊異于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爲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爲兩道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使韋宙及

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奏。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爲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戸。不肯之官。賜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造之子。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令露刃坐兩廡夾幕之下。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日以萬計。猶時諠譁。邀求不已。牟卒。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而逐之。時忠武。義成。兩軍從

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勑改武寧爲徐州團練使。隷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隷兗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孜前出爲西川節度使。至是復相。

癸未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寇交趾。蔡襲告急。勑發荆湖桂管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趨監軍船。船已離岸。遂

溺海死。荊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鬭。人以一身易一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illegible][illegible]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夏四月。畢諴罷爲兵部尚書。

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承訓字敬辭。日知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誅。以鄭愚爲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江。侵逼邕州。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詔以承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字藏之。發之弟。）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元价敘宗相結。故得爲相。

閏六月。以曹確（字剛中。河南人。）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悰相繼罷。（審權爲鎮海節度使。悰爲鳳翔節度使。）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八月。以閤門使（內官。掌朝會贊引。）吳德應爲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孛光者謂之彗貢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爲休爲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與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卽咎亦應愼之于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

甲申五年春正月貶起居郎張雲爲興元少尹拾遺劉蛻爲華陰令

初詔以令狐滈爲左拾遺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雲復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于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東宮官秩正七品至是綯爲其子訟冤于是雲蛻皆坐貶

三月彗星出

彗出于婁婁三星魯分野長三尺司天監掌天文秩三品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晉書天文志瑞星三曰含譽光曜如彗喜則含譽射上大喜于是羣臣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才賴天平小校力爭出奇致勝顧冒功掠美親暱皆濫膺爵賞而首庸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爲者哉

夏四月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爲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康承訓爲將軍分司高駢（字千里崇文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字魯瞻魏州寇氏人）同平章事

孜復出爲河東節度使巖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乙酉 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爲宣歙觀察使

宦官多閩人宣猷先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謚孝明葬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丙戌 七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紹懿在鎭十年爲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爲之上忠朝廷下和隣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卒旣而朝廷以景崇爲留後

夏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皥爲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先是高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進援駢旣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漢日南郡峯州唐置漢麊泠縣地）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絨軍不

進上怒召駢詣闕以王晏權（智興子）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衮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于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懦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厲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率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怒。出之。後收以受賂事發。長流驩州。賜死。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即吐蕃倭相所立贊普事見前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駢為節度使。

丁亥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先是義潮克復涼州。至是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

音樂賤工而畀以將軍重任爵賞之濫奚啻爛羊都尉曹確切陳貞觀訓詞復

稍近有近事將宗界不折小親宜宗欲折見者紛自訓收勑貢相去霄壤矣

由桂至徐數千里其間州鎮以十數乃惟湖南諭輸兵甲山南嚴兵守險此外不聞有一發兵捕勦者時當積玩之餘縱賊不罪遂致坐視淪胥而莫之救蓋唐室之不綱久矣

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爲新聲。上以爲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卽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北還。冬十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愼由從父弟。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交趾。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約三年而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咸通五年復置。崔彥曾性嚴刻。押衙尹戡等用事。以軍

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龎勛爲主。刼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鎮莫能禦。至湖南。監軍誘輸其兵甲。勛等更出私財造之。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不敢入其境。乃泛舟沿江東下。自浙西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都押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促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爲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浙西。唐浙西節度治潤州。賊沿江而下。由潤州而上廣陵。故云。廣陵。淮南節度治。高郵漢縣。明爲州。今州屬揚州府。先是。朝廷聞亂。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復敕崔彥曾慰撫。彥曾遣使諭以敕意。道路相望。勛等行及徐城。縣名。淮見前。乃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矣。其自投羅

綱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圖也。衆皆呼躍稱善。遂于遞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仍請戍還將士。別置營將。彥曾乃數勛罪。命都虞候元密將三千人討之。仍令宿泗州。出兵邀擊。密至任山。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南。頓兵不進。欲候賊至擊之。賊詗知。乃詭道趣符離。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宿州兵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勛自稱兵馬留後。夜掠船順流而下。沿汴入淮。欲入江湖爲盜。比明。官軍始覺。狼狽追之。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皆降于賊。賊遂還趣彭城。時城中無備。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俄而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分遣其黨屯據要害縣

鎭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由是賊衆益熾詔以康承訓爲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爲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沙陀薩葛安慶三部使朱邪赤心執宜之子帥以自隨詔許之既而承訓至新興諸道兵集者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可師將兵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賊衆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晏權兵數退衄朝廷以曹翔代之新興鎭名在歸德府永城北

十二月龐勛遣其黨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滁州隋置今隸安徽和州泗州注俱見前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泗州刺史杜慆悰之弟有舊及龐勛亂讜詣慆勸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誓與將士共

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先是。龐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遣其將李圓攻之。慆預完守備。賊不能克。及是勛益發兵。使吳迥代圓進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湖名。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南。與泗州盱眙接界。湖東舊有鎮。爲南北要衝。後因全淮滙注久已湮廢。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往還者再。厚本將許之。都將袁公弁唐書作晃。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泗州陷在旦夕。君受詔救援。乃逗留不進。上辜國恩。雖生可羞。且泗州不守。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邪。吾今當殺君而去。直前擊之。厚本急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濟。慆亦出兵。表裏擊賊。

賊遂敗走。已而賊陷都梁城。執郭厚本。都梁城在今盱眙縣東南都梁山上。據淮口。分兵南寇舒。廬。北侵沂。海。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掠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十八。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衆追之。讜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淮南節度治。見令狐綯。至潤州。浙西節度治。見杜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及讜至。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鹽米。以救之。明年正月。讜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讜募敢死士。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乃至州。後軍為賊所阻。讜還迎之。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軍乃入。已而讜復帥驍勇四百。迎糧于揚潤。賊夾岸攻之。讜轉戰百餘里。乃得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入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密布戰艦以拒之。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令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皆潰走。官軍所載

乃得入城。○楚州。注見前。斗虫。在盱眙縣東北。陡臨淮水。坡亦曰陡山。戰棚。縛木于艦旁。出四五尺。謂之戰棚。火牛。圍草以爇。其形若牛。故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字蘊用。京兆人。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牕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敗賊于鹿塘。寨名。在歸德府永城縣東南。

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此鳳陽之柳子鎮也。在今宿州西。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卻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

數與賊戰敗之。賊將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合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于濉水。（注見前。）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襄城當作相。今宿州北有相城。古相縣也。去永城縣鹿塘寨數十里而近。）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初。龐勛募人為兵。人利其剽掠。皆斷鋤首而銳之。執以應募。已而官軍大集。宋州應募者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八九。民不聊生。始厭苦之。會有救。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由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日數十合。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勛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

議自將出戰。周重 素以才畧自負勛迎爲上客。 曰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爲然。殺彥曾及募僚溫庭皓。 彥博裔孫庭筠弟 監軍郭厚本等。 勛陷彭城召庭皓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庭皓見勛曰。昨所以不即拒者。歸與妻子訣耳。今謹來就死。勛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龎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乃使周重爲之。及是庭皓遂遇害。 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佶等推勛爲天冊將軍。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留守徐州。 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于庭。勛據案而受之。 先是魏博何全皡遣兵助官軍討賊屯于豐。及是勛擊敗之。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 本賊所屯。賊敗。官軍守之。 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

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將兵救泗州。賊衆大敗。泗州圍解。

先是。戴可師戰死。詔以前天雄軍本魏博軍號。自田悅拒命。遂削罷之。咸通四年。復置天雄軍于秦州。節度使馬舉代爲南面招討使。通鑑不載馬舉官爵。今依唐書帝紀補輯。再考康承訓傳。舉作士舉。又令狐綯傳。舉以右衛大將軍。代綯鎮淮南。吳縝糾繆。以名與官號。紀傳不同。莫知孰是。今按紀傳原文。蓋舉以節度使罷爲將軍。復出爲招討使。故紀稱前也。至于舉作士舉。乃傳錄之訛耳。至是。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已而吳迥竄據濠州。馬舉攻破之。迥走此。

五月。陝民作亂。逐觀察史崔蕘。

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先是。懷州刺史劉仁規亦以民訴旱。揭榜禁之。民遂作亂。逐仁規。後光州民復逐其刺史李弱翁。右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于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此風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以劉瞻字幾之。桂陽人。同平章事。

先是蕭寘復之孫。五年四月相。高璩字瑩之。少逸兄。元裕子。六年四月相。徐商六年六月相。于琮八年七月相。相繼同平章事。寘璩在位皆不久卒。商至是出為荆南節度使。瞻素有清節。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商既罷。瞻遂相。

秋八月。賊將張元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至是康承訓乘勝進抵宿州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元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于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遣甚厚元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趣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趣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北趣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于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

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勛直許佶自北門出。元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屬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即石佛山。在徐州府銅山縣南。）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賊既平。張元稔入爲右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杜慆爲義成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爲亳州刺史。

上嘉赤心之功。置大同軍于雲州。（注見前。）以赤心爲節度

使。召見。賜姓名。賞賚甚厚。讓先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國昌尋徙鎮振武。

流陳蟠叟于愛州。注見前。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縣唐五代吳改建德。今屬池州府。令陳蟠叟。上書言事。召對。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庚寅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貶康承訓爲恩州唐置。今肇慶府恩平縣是。司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

不時上功貶之。

二月。南詔攻成都。

初鳳翔少尹李師望請置定邊軍。（師望言。嶲州當南詔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嶲州。以邛州爲理所。）詔從之。即以師望爲節度使。（師望建議。徒利專制方面。其實邛距成都百六十里。嶲距邛尚千里。其欺罔如此。）已而南詔驃信（蠻語君也）酋龍傾國入寇。陷嘉（今四川嘉定府是）黎雅（注俱見前）州。李福之鎮四川也。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于庭。成等以南詔已僭號。欲抗禮。福怒。囚之。已劉潼代福。奏遣還國。于是南詔遣使來謝。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定邊將士怒師望貪殘。欲生食之。陰遣人致意南詔。教使入寇。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滂貪殘更甚于師望。定邊大困。會蠻寇至陷嘉州。滂禦之大渡河。諸將結陳將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至是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市里皆滿。人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自庇。城中井爲之竭。取摩

訶池泥寸澄而飲之。摩訶池舊在成都府城內今堙。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唐置今隸四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具。選將校。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得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用事之臣。杜元忠。問所以來之意。蠻以耽待之恭。為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隋縣。今屬成都府。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軍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遇援軍。輒說以蠻衆多于官軍數十倍。諸將皆不敢進。漢州。唐置。今屬成都府。越數日、蠻合梯衝四面攻城。楊慶復等悉力拒守。帥突將出戰。俘斬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稍卻。蜀人素怯。突將利于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朝廷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貶竇滂康州司戶。顏慶復至新都。漢縣今屬成都府。蠻分兵來拒。慶復擊破

之將軍宋威繼至，會戰，蠻軍又大敗。威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方成都圍急，盧耽請遣使與蠻和，詔以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詳至，蠻遣使迎之，詳謂曰：受詔約和，冀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既而蠻屢敗，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益急攻城，會官軍已至城下，蠻夜燒攻具遁去。比旦，官軍乃覺。威飯士欲追之，顏慶復忌其功。朝廷復以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慶復繼。威乘勝先至城下，故慶復疾之。牒威還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狽須，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然自是成都有備。成都舊無壕塹，顏慶復始教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又植鹿角，分營鋪。壅門：城門之外別築牆以遮城門，謂之壅門。鹿角：斬木為之，環列于城外，以限衝突。營：士卒所居；鋪：候望所守。蠻亦不復來犯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堂帖。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

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曹確罷，保衡代。

保衡以右拾遺尚主。尋遷翰林學士。至是。纔歲餘。遂相。

秋。八月。魏博殺其節度使何全皞。

全皞年少。驕暴好殺。軍中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何自進滔得魏博。至全皞。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魏州人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請旌節。詔許之。君雄後賜名允中乾符初卒。子簡爲留後。

同昌公主卒。貶劉瞻爲驩州司戸。温璋爲振州唐置。治寧遠。故城在今崖州。司馬。

同昌公主卒。諡文懿。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之。畧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官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械繫老幼。物議

凝愛厚殉其繆自不待言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云云猶暴殄情事所有至所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覆三十里之遠蓋漸云糾之不善作史者形

沸騰奈何以達㝠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譏。上覽奏不悅。贍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贍尋罷為荊南節度使。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贍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鄭畋字台文。滎陽人。巖素與贍議論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明年正月。葬同昌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冬。十一月。以王鐸字昭範。播從子。同平章事。

鐸韋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保衡緣恩倖

容甚其辭耳

輔政。以由鐸得進士事之甚謹。然鐸素薄保衡。保衡亦病鐸在政府。持其事不得肆。遂譖之。鐸後出為宣武節度使。鐸罷相在十四年六月。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

先是。徐州賊平。罷徐泗都團練防禦使。既而餘賊相聚閭里為羣盜。上用廷臣議。太子少保李膠等言。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宜有更張。庶為兩便。從之。徐州仍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別為團練使。割隸淮南。至是復以徐州為節度使。名感化軍。

辛卯 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

也。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鎮西川。巖出城。路人以

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薛能。字大拙。汾州人。

五月。上幸安國寺。

賜寺僧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冬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鄴素附韋保衡。路巖。巖既罷。鄴以禮部尚書相。仍判度支。

壬辰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爲留後。允伸病甚。

表納旌節而卒已而平州刺史張公素（范陽人。）以兵來會喪。公素素有威望為幽州人所服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為留後。（尋授節度使。）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同平章事。夏。五月。貶琮為韶州刺史。

琮為韋保衡所譖。罷相。再貶韶州。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瓚為宣歙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瓚方嚴。恐其不放上。（郎官除授非人。丞得糾劾。不令上官。）先遣人達意。瓚曰朝廷遷除。

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爲羌胡所據

癸巳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宴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于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帝第五子）即位是爲僖宗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爲皇

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倣前鎮義成。治滑州河患。民賴以安。入為兵部尚書。至是遂相。

僖宗皇帝

甲午　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字子升。鄭州人。）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

所由謂督催之吏奄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賜路巖死

巖先貶新州 注見前 刺史 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于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坐貶 在道削官長流儋州 注亦見前 尋賜死 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縊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邊咸郭籌皆伏誅初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爲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十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二月葬簡陵 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

賀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無一善可紀是以內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短之于韋路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卒人以爲鄴鴆之也

以崔彥昭字思文羣從子同平章事

自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比受賂得罪及是蕭倣秉政彥昭輔之頗革前弊彥昭察而不煩時論稱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蕭倣崔彥昭素惡鄴故罷之畋攜同時並相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于長垣漢縣今屬大名府

乙未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邛崍關在雅州府榮經縣西寰宇記關約山據險控扼蕃夷要害成都大震駢信遺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詔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尋以爲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

駢初至西川諸事頗中機畧顧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隳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復濟以嚴酷浸致突將謀亂牓謝既乖大體挐戮濫及多人豈真將所爲哉

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修復卭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蠻之寇大渡河也。防河兵馬使黄景福再戰再勝。會蠻發國中兵繼至。景福力戰無救。軍遂潰。至是高駢責景福失守。斬之。楊慶復所募突將。以守成都功優給右職。駢悉令納牒。停其廩給。突將皆憤怨。駢好妖術。每發兵。焚紙畫人馬。散小豆。曰蜀人懦怯。今遣元女助兵。軍士恥之。駢又停省吏官。刑罰嚴酷。由是突將因之作亂。大譟入府。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約。乃肯還營。駢牓謝突將。而陰籍其名。尋使人掩捕殺之。老幼無遺。凡數千人。

以田令孜蜀人。本姓陳氏。爲中尉

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啗。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

先是。趙隱出鎮浙西。在元年二月。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劫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後裴璩爲浙西節度使。密招郢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郢收餘衆走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裴璩。謂從曾孫。

劉巨容。徐州人。

夏。五月。同平章事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字茂休。隴西人。同平章事。

時天下盜起。宦官持兵柄。倣以鯁直見忌。及卒。蔚代之。

王仙芝陷濮曹州。寃句漢縣。金廢。故城在今曹州府菏澤縣。人黃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寃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麤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閒。衆至數萬。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汝士之子。奏蝗不食稼

中唐以來惟元和晉發有爲餘皆猝弱不振致藩鎮跳梁亂軍狂猘殆無虛日

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冬十月。貶董禹爲柳州司馬。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求贈官。侃爲宦者假子。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本姓林氏。爲楊欽義養孫。等訴于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丙申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諠譟趣府。都將張思恭出城慰諭。然後定。

朝廷蒿目誰何漸成痿痺之勢胡三省以姑息責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姑息云者能制而不制之謂若唐室陵夷直是畏首畏尾自顧不暇詎止優柔貽患而已哉

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胡三省曰。唐自中葉以來。姑息藩鎮。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于亡。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彥昭罷爲太子太傅。鄭畋數推鐸。遂以左僕射復相。

夏五月。以李可舉爲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回鶻阿布思之裔。以軍功賜姓名。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茂勳致仕。請以官授可舉。從之。

六月。雄州雄州唐置。後廢。故城在寧夏府靈州。地震裂。水涌出。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憤怨思亂。仙芝尋陷汝州。又陷陽武。鄭州。復攻唐鄧。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字進之。慎由弟。發兵討王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瑑為

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爲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丁酉 四年春。二月。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之。

酋龍爲邊患。殆二十年。及是死。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

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先是高駢奏遣僧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酋龍。許以公主妻之。時駢方築成都羅城。恐蠻寇驚役。又以蠻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酋龍果禮之。信用其言。已而法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後辛讜復遣攝巡官徐雲虔如南詔。牒使稱臣。奉表貢方物。法見雲虔。與抗禮。謂曰。南詔已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比還。授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崔澹。博陵人。督爽。南詔有慕爽琮爽等官。分理諸務。其相督之。木夾。所以夾文書者。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沂州。至是合軍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素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鹽州作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唐置。今屬柳州府。司戶。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爲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閹人。宦官楊元价養子。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以獻。奏與戰生擒。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斬賊帥柳彥璋。

彥璋。王仙芝別將。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上表請降。敕以彥璋為將軍。令衆散。以劉秉仁為刺史。彥璋擁衆剽掠如故。至是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彥璋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戊戌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

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唐縣五代高氏于此置軍元改爲州今屬安陸府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白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

後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興唐人）薛志勤（即薛鐵山奉誠人）程懷信李存璋（字德璜雲州人）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

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于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隋縣今屬黃州府）斬之

元裕大破仙芝殺五萬餘人斬仙芝首傳京師餘黨散

國昌謬託公忠旋抗朝命奸雄情狀固然然爾時謀國者始憑國昌之奏而後敢除防禦又慮克用之拒而即以節度畀國昌恇怯無吉只已爲所輕量安得不釀成跋扈耶

去。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尋又陷虔吉饒信等州。信州今廣信府是唐置虔州。吉州饒州注俱見前。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軍名。今寧武府是。及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是。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南詔事。時南詔遣使請和。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型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瑑字希真。河南人。崔沆字內融。鉉之子。同平章事。

是日宣麻。大風雷雨拔樹。識者知其不終云。時宰相有好施者。嘗囊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

六月。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注見前。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字成庶。翃曾孫。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業之子。戰死。

十二月。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鎮名。在臨安縣南。以石鏡山名。後改山為衣錦山。都將董昌臨安人。等將以討之。臨安

人錢鏐字具美。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錢鏐事始此。

